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精品书系

迎春花

冯德英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精品书系



迎春花

冯德英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新登字(京)118 号

书 名:迎 春 花

著 者:冯 德 英

出版者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(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1·电报挂号 6550)

印刷者: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

发行者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19.25

字 数:461,000

版 次:1995 年 2 月第 5 版

印 次: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1 次印刷

印 数:492,001—503,000

书 号:ISBN 7-5033-0117-1/I·100

定 价:27.20 元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,可向本社调换)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描述的是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胶东农村解放区惊心动魄、尖锐复杂的斗争生活。

山涧村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主疆前线战争，发展生产、进行土改；而反动地主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却在国民党大举进攻的形势下，疯狂破坏、暗杀、造谣、纵火、决堤……后方农村同前线一样，也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和较量。这里出现了以身灭火的老农，至死不屈敌特讲一句真话的儿童，为保护大桥，抱着打烂的炸药桶跳江的残废军人，想尽一切办法送来缴获子弹的村姑……而贯穿全书的，是一位被称为“要软像棉花，要硬像钢铁”的村支书记曹佩德。作品细腻热情地歌颂了他一家老少献身解放战争的英雄事迹，塑造了以他为首的农村各阶层群众饱满人形象。这是作者继《苍兰花》之后，反映中国农村革命历程的又一朵灿烂的花。

责任编辑：吴振承

装帧设计：陈亦进

迎春花

本书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胶东人民的斗争生活

冯德英



主要人物表

曹振德——山河村党支部书记，村指导员，父亲。

春 梅——曹振德的二女儿，区委书记。

春 玲——曹振德的三女儿，村青妇队长。

明 轩——曹振德的儿子，十三岁。

明 生——曹振德的儿子，九岁。

曹冷元——老雇农，曹振德的族兄。

桂 花——曹冷元第二个儿子的媳妇。

江水山——残废军人，村党支部的武装委员，民兵队长。

母 亲——江水山的母亲。

江仲亭——复员军人江水山的堂兄。

江 合——村长。

老东山——老中农。

江儒春——老东山的二儿子，春玲的未婚夫。

江淑娴——春玲的女友，老东山的侄女，后来是江水山妻子。

江任保——村里的二流子。

任保媳妇——江任保的妻。

玉 珊——女民兵，青妇队员。

新 子——男民兵。

狗剩嫂——落后军属。

孙承祖——潜伏的国民党特务。

王镯子——孙承祖的妻。老东山的外甥女。

汪化堂——外村的反动地主，杀人凶手。

蒋殿人——反动地主。

冯寡妇——巫婆。

蒋子金——反动地主。

蒋经世——蒋子金儿子。

王井魁——王镯子的哥哥，反革命分子，老东山的外甥。

孙俊英——村党支部的委员，江仲亭妻，后蜕化叛变开除出党。

孙若西——村里的小学教员，老东山的外甥。

引 子

阴历二月间，原野刚刚脱去枯黄的外套，各种植物从冬眠中苏醒过来，极力地钻出解冻了的地面，开始了新的一年的生长。对春意反映最敏锐的，是河两岸的堤坝。那堤上丛生的芦苇的尖利的粗芽，窜出了潮湿松软的沙土；一溜溜杨柳的枝条，变得柔韧发青了。在这三面环海的胶东半岛的初春，虽然仍受着海风带来的寒凉的侵袭，夜间还有冷露往下洒，但是已经获得新生了的植物并不怕它们了，反而把海风当做了动力，把寒露变做了乳汁般的养分，加快了生长的速度。于是，春野里到处都散布着，往年被那雪水腐烂了的枯草、败叶的霉味，融混着麦苗、树木、野草发出来的清香。

一九四七年清明节的前夜，从黄垒河北岸走来一个人。他走的很急，脚步却放得极轻，并时时前后左右地盼顾着。此人来到水边，脱下鞋袜，挽起裤腿，轻轻地划着深及膝盖的河水，到了南岸。

这个人，走上堤坝，离开大路闪进树林。身体依上一株树干，疲惫地喘息着，从腰带上抽出发着汗臭味的毛巾，费力地揩拭脸和脖子上的热汗。接着，他瞪大两眼，向南巡望。

发源于昆嵛山西麓的黄垒河，往南流进乳山县境内之后，拐了一个大弯，直向东奔去，在浪暖口入黄海。高山流水，平原让路。顺着河流的两畔是平川地，虽说最宽的平原也不过几里路，就被一望无际的山峦截住，可是在这山区里是很难得的粮米之乡了。也许就

是这个缘故，这里的村庄特别密集且又较大，宛如两串珠子似的，沿着南北河畔密密麻麻地排下去。

此时，河南畔一片昏暗，座座起伏不平的山峰，显形在深黑色的繁星的夜空中。山根前，一连串的村庄完全笼罩在灰蒙蒙的沉雾里，只能辨认出一片片模糊的轮廓。三星歪到南山顶西面，子夜已过了，各处一片沉寂，万籁无声。

夜行人见了这般景象，轻松地舒了口气。他抽出插在裤腰带上我的手枪，检查一下保险机，下了河堤，顺着麦田间的小路，向正南的村庄走去。他来到村后的一片菜园边上，忽然村南头响起狗吠，他即忙蹲下，身子靠紧篱笆帐。狗声消失后，他重新站起，打量一刹面前那幢高大的房屋，房后的石灰墙闪着阴森的白光。他小心地迈过用树枝夹起的篱笆帐子，从还没种什么的菜园中摸到房子后窗处。他仔细一看，窗子用泥坯封得严严实实，和原墙一样坚固。这显然是冬天防北风砌上去的，开春还没扒开。来人很是沮丧，心里涌上一句：“真他妈懒……”就离开菜园，谨慎地摸进胡同。他向两头张望了一会，靠上一个瓦门楼，用手去推门。突然，像被蝎子蛰着一样，他立刻将手缩回，不由地后退一步，差点摔下阶台。

惊怔片刻，他又上前去摸了一下刚才触到的那块挂在门框上的木牌子，心里好笑地说：“光荣牌，嘿嘿！军属光荣……”他推了推门，门木然未动。他又轻敲几下，仍不见里面有反应。于是，他把嘴紧贴在门缝上，压低声音叫道：

“镯子，镯子……”

猛然，院里的大叫驴嗷——嗷——地叫起来。他急转回身，紧盯着黑洞洞的胡同口。接着，传出内屋门开动的声音，一阵碎步声过后，响起青年女人的带着浓沉睡意的话声：

“你这老东西，就知道要食吃！人家正睡的甜，你又来搅闹。哪，给你……”

“镢子，镢子！”来人急忙呼唤。

“谁呀，三更半夜来叫门？”女人没好气地答道。

“我，你舅。快开门……”

门很快开了。夜行人闪进来，回身又把门插上。

女人惊诧地盯着他，问：

“舅！你怎么这黑夜来……”

“小点声，进屋再说。”

洋油灯亮了。王镢子惊疑不定地打量她丈夫的舅父。他四十多岁，灰白的脸上满布坚硬的胡碴碴，眼睛很大，里面网着像天生就有的几条血丝。他个子矮，身体胖，显得举止呆板、拙笨。王镢子见他穿的黑夹袄已被汗水浸透，一摘下米色礼帽，头发碴里直冒热气。她紧张不安地问道：

“舅！你从哪来？你……”

“别急着问啦，”舅父插断外甥媳妇的话，把礼帽甩到炕前桌子上，“让我缓口气吧！唉，累死我啦！”他爬上炕，仰身躺在外甥媳妇刚睡过的花被子上。

王镢子为他两次不回答自己的发问，心里有些不满；但是看着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又同情地轻叹一声，说：

“舅舅，做饭你吃吧？”

“嗯，”他睁开眼睛，瞟了一下外甥媳妇那没扣上外衣纽扣的胸部，“好，我真饿的够呛了。”

王镢子被看的有些脸红，略带慌乱地用衣襟将被内衫紧紧箍着的乳房掩住，边扣衣纽边去做饭。但舅父又说道：

“哎，镢子，别做啦，有烟冒出去！”

“那怕什么？”王镢子不解地问，看见他脸上紧张的神色后，又道：“不碍事。咱们的房子在村最后面。这深夜，又有雾，有烟也看不真。”

“好，”舅父松了心，“有酒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那你炒点菜，我喝几盅。饭不要办啦，我吃点干粮就行了。”

四两酒落肚，夜行人脸上泛起油光，他才感到有些轻松，这才觉得汗湿的衣服穿着难受。他解下捆在腰间的一个小包袱，把夹袄脱下递给外甥媳妇去晾。王锡子接过衣服向炕前的柜门上搭，忽被衣襟上一块块在灯光下闪亮的东西吸住。她低头一看，吃惊地叫道：

“咦！血……”她猛又停住，骇然地盯着他裤腰带上的手枪，惊悚地说：“啊！出事啦？”

“嗯，出事啦！”他轻快地答道，一仰脖子，干了一盅。

“他们又斗咱们啦？”王锡子眼睛大睁着。

他望着外甥媳妇的恐慌神情，嘿嘿笑了两声，说：

“锡子，这回不是他们斗咱们，是咱们干他们啦！”

王锡子发懵，不懂他的意思。她望着他被酒烧紫了的毛碴碴的胸脯，说：

“你醉了，别喝啦，吃饭吧。”

舅父放下酒盅，眼睛里充满了水分，眸中的血丝更加清晰了。他以粗鲁的动作，一把抓住外甥媳妇的手脖子，拉她坐到自己身边，哈哈笑着说：

“孩子，别担心。舅没醉，没醉。哈哈，这下子可叫我汪化堂报仇雪恨啦！”

“舅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王锡子焦急地问道。

“是这么回事，孩子！”汪化堂大口咽下一块炒鸡蛋，嚼着白面饅饅片，心满意足地说：“昨天夜里，我们汪家岛村几户被斗的地主，一起动手，杀了村里三个干部！”

“啊！杀了三个？”

“嗯，还不止。指导员那家叫他绝了根，大大小小七口，都见了阎王！”汪化堂快活之极，大嚼饭菜。

“噯呀，可不吓死人啦！”王锡子浑身一震，依在墙上。

汪化堂瞅她一眼，说：

“怕什么？听到这消息该拍手才对。”

王锡子脸色转红，露出笑意，娇气地分辩道：

“我怕，怕见到死人；我不是可惜那些共产党的干部，哼，叫他们都死绝了才好哩！”

“嘿嘿，这就对啦！舅知道锡子有能耐。”

“舅啊，你们没叫人家抓着？”王锡子担心地问道。

汪化堂笑眼瞅着酒壶，说：

“哈！看你问的多傻，叫抓住了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酒？”

“那些人呢？都跑了吗？”

汪化堂摸着胡碴碴的油嘴，不在意地说：

“有两个叫民兵打死了，其余的五个坐小船打海上溜啦。”

“你怎么不跑？”

“我原先也打算从海上到青岛去的，无奈狗日的民兵撵的急，他们先驾船跑了。我躲在山洞里一整天，又冷又饿，直等天黑全了才敢出头……唉，这三十多里山路可把我累熊啦！”

王锡子又紧张起来，害怕地瞅着汪化堂说：

“这可了不得，他们知道咱是亲戚，来这找你可不糟啦？！”

“没有事，别担心。”汪化堂宽慰她道，“民兵搜了一气山没见影子，以为我们都从海上跑了。要不，我也不到你家来。”

“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！”王锡子手扞心口，松口气，又问道：

“舅，你们怎么一忽儿想起干这个来啦？”

汪化堂抬起头，没马上回答，眯起水眼打量着外甥媳妇。王锡子那没生育过的匀称丰满的身躯，穿着贴身的蓝花布褂儿，衣袖很

短，露出半截又白又胖的胳膊肘，手肘上戴着副银镯子。她头发蓬松，嵌假宝石的银质发卡子，滑在颈后的发梢上，一边一个耳环，在灯光下闪耀。她那细嫩的胖脸上，有对明亮的眼睛，只不过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到，显得光秃秃的。

“嗨！她这么风采……”汪化堂心里说。他那泛着酒刺的脸皮在搐动，眼光像钉子一样投在她的胸部上，“外甥媳妇，这……”

王镯子被他看的发慌，身子本能地向外面挪动，不安地说：

“舅，你……”

“哦，我……”汪化堂含混地应着，心里说：“算了吧，她性子硬，闹不好……”于是，他抬起眼光，掩饰地笑了笑，问道：

“镯子，你今年多大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王镯子茫然地望着他，“你……”

“哎，我说你太孩子气啦，怎么问起这种傻话来？”汪化堂以长辈的动作摸了下胡碴碴，感慨地说，“孩子，不是你舅不愿过好日子，去杀人惹祸的；是共产党逼咱们干的。就从我家第一代祖宗起吧，谁见过共产党生出这些害人的主张来？哪个当朝理政的欺压过富人来？自盘古开天劈地起，就是财主享福，穷人受苦，这是老天爷的旨意，天经地义！可是偏偏出了共产党，要阴阳颠倒，把天下翻个过，叫穷小子兴旺！”

“唉！”汪化堂的一席话，说得王镯子共鸣地叹息起来，消除了刚才她的可能被袭击的疑惧。她悲哀地说：

“可是人家现时没斗咱们，就安稳地过几天吧，省得惹火烧身。”

“什么！现时？现时是多会儿？！”汪化堂激怒起来，网血丝的眼眸鼓胀着，像要打架；但是觉醒到对面是外甥媳妇，就吞了口气，忿忿地说：

“镯子，你真不明白吗？如今咱们这些人，在共产党的天底下，

像是挂在墙上的一块猪肉，人家多会愿割就割，什么时候吃光什么时候罢休；天下是他们的啊！镬子，你想想，自从来了共产党八路军，有咱们安稳一天的日子吗？打日本时，实行什么减租减息，合理负担；鬼子刚投降，又来什么土地改革、什么复查了……咱们从祖辈置下的田地山峦，差点都给刮光了！你说现时他们没斗咱，可是往后能有咱们的好事吗？孩子，共产党他们是火，咱们有钱人是水；水火放在一起，不是水干就是火灭，水火不能相容！”

王镬子静听舅父的训导，脸面收紧，钦佩地望着他，热烈地响应道：

“对，舅！你说的对！”接着她又叹息道：

“唉，盼星星望月亮，中央军多会能过来啊？听报纸上说的，解放军天天打胜仗，真急死人！”

“你不要听那些，”汪化堂胸有成竹：“共产党的报纸还不为它自己宣传？”

“我也是不全信他们的，可是共产党也真厉害！”王镬子悲愤地诉道：“他们搞得咱们家破人亡。我哥哥被他们逼的三年多没下落，不知死活，我妈昨天还来哭过。她还学我大舅老东山说的，指导员的话信得着，我哥真回来政府能宽大，不会是死罪。我妈动了心，想去找我哥，可谁知他在哪地方？还有你承祖，参了军就一直没有信息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汪化堂开心地笑起来，望着发愣的外甥媳妇说：“镬子，再不用为承祖担心，他早变成国军的人啦！”

“啊！”王镬子大惊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嘿嘿嘿，说不定过些天他就回家。”

“真的？！”王镬子惊喜若狂。

“嘘——”汪化堂爬起身，叫她小声点。听了一会外面的动静，他接着说：

“镬子，我兄弟在前些天来家过。嗨，你二舅他可了不得，当情报官，坐过飞机，跟美国人学过本事，显要着哪！上次他从青岛回来，领着三个护兵。我们这次打村干部，也多亏你二舅留给我好几支家伙。”汪化堂自豪地把左轮手枪向外甥媳妇面前推了推，又加上一句：“美国造！”

“噯呀，真了不得！”王镬子叫道：“哪，承祖呢？”

“你听我说，”汪化堂舒适地向被子上一仰，望着天花板棚道：“承祖这孩子，真是我大妹子生的宝贝，比他舅我还强哩！去年他参军，我真有些气闷，他怎么父仇不报，倒去为虎作伥？嘿嘿，承祖又走上策啦！原来他当八路军后不几个月，就投到国军那里去了……”

“哪怎么我还当军属？”王镬子惊诧异常。

“是啊，我刚才在你门框上摸到‘军属光荣牌’还吓了一跳，以为走错门啦……嘿嘿嘿，乖就乖在这里。承祖怕你在家受难为，找了个好时机溜的，叫八路军一定以为他被打死或不知下落……镬子，你嫁给我外甥不吃亏吧？”汪化堂望着她狼狈地笑了。

“嗯，我高兴。”王镬子脸上没露出笑容：“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承祖多会回家？”

“承祖投到国军，上青岛找到他二舅，当上特务人员啦！他二舅说：过些天，承祖要和其他一些人，分散派到解放区，串通我们的人对付共产党。”

“承祖一准回来？”

“错不了，我没跑脱，也就躲在这里等他回来一起干。”

“啊，这就好啦！”王镬子的脸至此才笑裂成纹，心里美了好一会，又忧虑起来：

“人回来是好，可是在共产党手下，总是不太平。舅，二舅说没说，中央军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说啦！按照蒋委员长的原先计划，最多半年工夫把全中国的共产党连根拔掉。不想他们也有两下子，拼命顶了近乎一年，可现在全国的大码头都叫咱国军占啦！嗨，蒋委员长和美国很看重咱山东地方，要很快打到咱这里来，捣共产党的窝，为咱们这些人出大气！”

王锡子喜形于色，紧接着问：

“还有多少天？”

汪化堂得意忘形，句句有力：“快啦！你二舅领着人马回来，就是察看海口的；到时有美国大鼻子的兵舰装着，几万国军一宿就登上咱乳山口。你二舅说——不，学蒋委员长的金口玉言，最多再有两个月，全山东就是咱们的天下啦！”

“哈呀，这么快啊！”王锡子兴奋地头发飘拂，耳环晃摇。

汪化堂又转换口气说：“不过共产党也不简单，咱们这地区是它的老根子，穷小子的心都跟它走。也是，各敬各的神，各烧各的香。他们跟共产党，咱们也不能白闲着，要跟他们干干！”他坐起来，留心地问：

“锡子，你们山河村被斗的那几家，有什么动静没有？”

王锡子想了想，说：

“别家没听说犯了什么，就是蒋子金那爷俩不服帖。年前他们暗地到分他们地的人家去要粮，被民兵押了几天；前些天叫他儿子蒋经世去出民工，经世装病不去，又开会斗了一阵。”

“那老村长呢？”汪化堂关切地问道。

“你说蒋殿人那‘老对虾’吗？”王锡子以轻蔑的口吻说：“他更老实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最听干部的话啦。”

汪化堂沉思着，冷笑笑，说：

“老实，听话？哼，我看老村长不是熊包，外观上装老实罢了。”

“你要找他吗？”王锡子又紧张起来。

“不急，等承祖回来再说吧……”

“汪汪汪”……从村南头传来狗吠。两人一惊。王镔子急忙溜下炕。

“谁家还养狗？”当狗声寂逝后，汪化堂问道。

“南头我舅家。自从打鬼子时干部叫把狗打死^①后，再谁也没有养狗的。独独他家狗不让打……一只很大的灰狗，和我舅老东山一洋，真厉害……”

汪化堂打断她的罗嗦，问：

“家里哪地方好藏人？”

王镔子向屋里端详一会，说：

“没别处，有人来你躲进西间大粮食囤子里好啦，里面空的，我上面用盖子遮好。”

汪化堂站起身，打个饱嗝，随手提起从腰上解下的小包包，掂了掂，递给外甥媳妇，说：

“藏好。”

王镔子接过包袱，用手摸着，惊喜地叫道：

“啊！这么多元宝，金条！”

“轻点搓揉，里面还有地契，——土改时化很大工夫才偷着誊下来的。等着吧，到时……”

“喔喔喔——”一声嘹亮的鸡啼，从东邻响起，打断了汪化堂的话语。

王镔子一口气吹熄了灯火……

将要展开怎样的一场斗争呢？这需要慢慢的写出来才能说清楚。

① 抗日战争时期，为我游击队活动和反扫荡方便，政府曾号召人们把狗打死。